

# 苏局仙回赠陶冷月的诗札

◆ 苏永祁

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1985年辞世。陶老在《千龄扇》上题写寿字后署“陶冷月, 年八十二。”

祖父为答谢陶冷月先生曾回赠一首五言律诗:

秋风炙红叶, 夜露化清霜。身居帝尧世, 心处反穰黄。伊人不可见, 一字感彷徨。渺渺江流水, 清德叹汪洋。

署“冷月先生校正。丁巳春月南沙苏局仙。”丁巳即1977年。南沙是南汇之别称。

我得知此祖父遗墨, 纯属偶然。正当我编汇《苏局仙墨迹选》期间, 陶为衍先生恰在2003年2月

10日的《新民晚报》上看见拙文《祖父的诗札》中说到我正在潜心搜集、整理祖父的遗作, 热心的他立即写信通过编辑转给我, 说他收藏着我祖父写给冷月先生的诗札。他正在编《陶冷月画集》深知资料搜集之不易, 所以特意寄来。此前有张素心老师送我局仙公写给钱释云先生的诗札, 今又有陶为衍先生寄来局仙公写给陶冷月先生的诗札, 他们的热情支持鼓励着我, 终于在2006年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苏局仙墨迹选》, 祖父写给钱释云、陶冷月先生的诗札已编入其中。

图为苏局仙回赠陶冷月的诗札

## 红色小报《行报》

◆ 朱积良

不久前, 我在藏友那里看到了浙江省海盐县在建国前的一份弥足珍贵的红色小报《行报》。根据有关资料说明, 让我了解到这份《行报》的办报者是如何不畏艰难险阻, 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斗志和他们的斗争历程。

1947年11月, 海盐县的城乡开始出现了一份八开四版的红色小报《行报》, 它似一道冲破黎明前黑暗的曙光, 让海盐人民为之一振, 激动万分。因为这份小报及时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 报道了被国民党当局所封锁的解放战场前线的真实情况, 还频频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以及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这份报纸由中共地下工作者杨竹泉(又名杨雪峰, 公开身份是海盐县警察局督导师)任社长, 由朱聚生(海盐县沈荡镇国民小学校长)任总编辑, 聘请陈文元为经理, 社址设在海盐县第一镇沈荡镇商会。同时又从苏州聘请了中共地下党员张辛如和党的地下工作者沈志直任编辑。因此, 《行报》在当时的国统区里, 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组织控制的一个舆论工具。报名“行报”, 寓意“一是力行, 就是能说能做, 不讲空话; 二是‘天行健’, 学习自强不息的精神”。自1947年11月19日创刊至1948年11月22日, 每周一期, 先后共刊印43期, 每期发行400至500份。由于《行报》内容丰富, 注重新闻和特写, 还有《生路》《草丛》等文艺性副刊栏目, 深受读者的欢迎。这份红色小报是该县建国前发行时间最长、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

《行报》刊印以后, 经常以其锋利的笔芒, 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当局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所作所为, 从而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1948年10月中旬, 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处派了两名便衣特务身藏武器来沈荡镇密查朱聚生及《行报》的情况, 因一无所获而悻悻离去。同年11月22日, 《行报》被国民党当局无理勒令停刊, 报馆被查封。此后, 编辑沈志直在回苏州老家遭逮捕坐牢, 社长杨竹泉、编辑张辛如等人也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长期监视。

虽然这份红色小报从创刊到停办只有一年时间, 但它在当时还是引起了很大反响。特别是中共地下党员、总编辑朱聚生(后来成为革命烈士)亲自撰写的如《民主从何谈起》《政治十大缺点》等大量犀利尖锐的评论文章, 矛头直指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政府,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假民主、真独裁的阴谋, 让人们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朱聚生还经常利用《行报》这块阵地, 成立“阅读联谊会”, 其范围遍及全县乃至附近邻县及杭州、上海等地, 通过通讯、集会形式, 组织许多进步青年, 阅读进步书刊, 引导他们提高思想觉悟, 不少有志青年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 荷蛙笔洗显悠然

◆ 黄国祥

去浙江杭州品香茗。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西湖的荷叶与荷花。“稻花香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那是何等美的意境啊! 只可惜时候未到, 加上正好有事便推辞了。晚上, 我取出家中收藏的一件竹雕青蛙荷叶笔洗(见图1、2, 长12厘米, 宽10厘米, 高7厘米), 细细把玩, 竟又想起了许多美好的事来。这件藏品取之天津一个藏家, 并曾失而复得。去年夏末初秋的一个周日清晨, 我推着自行车, 经过小区门前的池塘边, 顿时便有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 “哈, 梦中的荷花醒啦!” 我停下脚步, 饶有兴趣地观赏着一池的荷花和荷叶来: 那荷叶就像一把撑开的伞, 上面的茎脉绿得那么新鲜; 荷叶中冒出了许多荷花, 有的花瓣全都开出了, 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 还有几个睡莲, 歪着脑袋紧贴着水面……

一路带着美好的心情, 我便很快骑车来到了豫园藏宝楼。一圈兜

下来, 一件竹雕青蛙荷叶笔洗吸引了我, 卖家姓张, 是天津人, 来上海练摊不久, 一番出价、砍价下来, 最终我们俩离成交价还相差2000元, 而此时我身上已没有余钱可以加价了。在接下来的交谈中, 张先生得知我痴迷老竹雕后, 爽快地答应这件笔洗不会卖给他人, 下次与我见面时再带来。二个月后, 张先生一到申城, 便打电话给我, 我匆匆赶到了他的住地, 双方各让半步后, 那件青蛙荷叶笔洗便收入我囊中。晚上, 我急切地欣赏起这件藏品来了: 笔洗选用竹根精心雕刻而成, 主体以荷叶和青蛙为形, 一面蛙呈足, 荷叶浑圆、厚重, 聚拢成洗, 撇口、口沿外撇, 一侧内卷, 宛如荷叶被风吹皱; 反过来的一面却变荷叶为底, 一只乖巧可爱的青蛙匍匐在一张经脉凸起的荷叶上, 蛙头又宽又扁, 鼓着一双圆溜有神的大眼睛, 四肢两撑两蹲, 俨然一副正欲捕猎状, 着实自然生动。纵观这件品相完整的竹雕青蛙荷叶笔洗作品, 包浆厚重莹润, 设计别出心裁, 雕工镂技精湛, 刻画稚朴细



腻, 其多趣传神之态让赏者不禁为之动容, 可谓一件上好的清中期的文玩佳作。

竹直而根硬与蛙、叶的软和柔时常在我心里形成强烈的对比, 但它们在我的眼中相处和谐宁静, 显得真实、悠然和可爱。竹子“未出土时先有节, 及凌云处尚虚心”,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青蛙是害虫的天敌, 蛙声夏夜年年伴我入睡眠; 而荷叶吸引我的在于它的神韵美, 它不像荷花, 没有好听的名字, 但它从不争名求利, 不论环境如何变化, 总能看到其守护的专注。

细细地欣赏完那件青蛙荷叶笔洗后, 思绪如潮, 我问我老婆: “哎, 是不是我太多情、很傻呀?”

## 石香居过眼录

此齐白石(1864~1957)篆刻闲章, 印面2.1厘米, 高5.3厘米。寿山芙蓉系红半山质地, 色泽妍美沉醉, 钮工古朴生动, 旧气淋漓, 包浆深厚润泽。印文“渔翁”朱文二字,

## 近代齐白石篆刻闲章

◆ 袁慧敏

受印者无考, 曾见“渔翁”白文章, 齐氏印谱有著录。

赏白石老人印艺, 篆法得力于“三公山碑”与“吴纪功碑”; 章法虚实相生, 平中生奇, 极富音乐

节奏感; 用刀粗犷雄强, 爽利劲健; 线条之刀痕一边自然斑驳, 一边光洁硬挺, 尤显金石气, 齐白石独创的“齐派”单刀法, 一览无余, 令人回味无穷。

## 榉木藤凳祖上传

◆ 陈日旭

自幼与车马炮结下不解之缘的我, 每到夏天乘风凉的时候, 总喜欢坐在一方藤凳上, 在天井里与对门的老宁波对弈。之所以找宁波老伯下棋, 是因为他的棋艺高超, 且关键时还教我该怎么走; 之所以喜欢坐藤凳, 是因为夏夜老房子闷热, 坐藤凳高低适中, 凉爽透气, 习惯使然。

孩提时, 要搬动这只方藤凳, 一个感觉: 沉。原因, 一是无把手; 二是沉如磨盘。我搬它, 用的是双手, 且要搁在肚皮上, 才能迈步前进。坐于藤凳下棋, 似有灵感徐徐袭来。

其实我家藤凳有一对, 一只常用, 另一只塞于老祖母的梳妆台下。其时, 我尚年少, 不识此藤凳属何种材质, 只晓得是祖上传下的“老古董”, 放于墙角, 还不屑一顾呢。后来, 才听得母亲对我说, 这对藤凳是你爷爷的母亲(我的曾祖母)从无锡带来留下的。如今想来,

太婆(无锡人称呼曾祖母)1953年(时年87岁)仙逝, 也就是说, 这对木藤凳的“寿命”, 早已逾越一个世纪以上了!

暇时细看藤凳, 色泽暗红, 木质紧密, 分量厚重。长、宽均尺余(35厘米), 高度稍高些(37.5厘米), 乍看, 几近正方形。后有行家一看, 认定此凳木质为榉木, 故沉不可移。凳面为细藤, 坐感舒适透气, 夏秋愈觉惬意。凳面下沿还刻有祥云状花纹, 尤显古朴文雅气质。据有关资料介绍, 榉木, 也可写作“榧木”。它产于我国南方, 与北方的榆齐名, 称“南榉北榆”。由于榉木木质紧密, 木纹细直, 且组织结构斑竹少, 纹理清晰, 色调柔和, 性能稳定, 是做家具的好材料。老榉木中, 还有赤色的“血榉”, 更为珍贵。而我家的藤凳, 正近似此种颜色。故而, 榉木虽不能与黄花梨等名贵木材相提并论, 但它的身价同样不菲。在荧屏观看央视4套

《走遍中国》栏目时, 还见到高山地区的悬棺奇景, 其棺椁正是用榉木作原材。由人工分头将一块块加工好的榉木棺板从悬崖峭壁背上去, 然后在山穴处组装, 最后放入尸体封盖。此棺木历经风吹雨淋, 千年不腐。我国古代还用此木造桥, 盖因其不易腐烂, 抗冲击。此外, 还可做枕木、拐杖等。

到我退休时, 这一对家传藤凳, 依旧硬朗如故, 只是天长日久, 藤面已然凹陷, 且经三次搬家, 托住藤面的棕丝亦不堪重负了。几年前, 我请来工匠, 上山修理。整修时, 我饶有兴趣在旁观看, 原来此藤面是用木条压嵌, 再打入竹篾绷紧。就像修棕床一般, 全然不用一根铁钉。眼下, 藤面成色尚显半新, 假以时日, 等它转为褐红, 与木色浑然一体, 就修旧如旧啦。现我年届七旬, 又可坐上藤凳



与对手驰车跃马, 再寻枰上乐趣。龙年春节, 两个外孙来拜年, 发过压岁钱, 还对他俩郑重声明: “这两只祖传藤凳, 将来你们各人一只, 留作纪念, 也是表兄弟的佐证。”屈指算来, 这对尺许见方的榉木藤凳, 到我外孙手里, 已是第六代传人了, 且尚无穷匮也。这真是: 藤凳传世代, 睹物思亲情。